



## 海窑物语

在民间，传统陶器一直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联。在琼南地区，人们大多未知，他们日常曾经使用的陶罐、盆、杯、缸、瓮等，许多都来自乐东黎族自治县一个名为“新民”的小乡村。

在日用陶瓷基本都机械化流水线生产的今天，仍然保留手工制作传统的“新民村龙窑”，是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。然而，这个世界变化太快，也许在不久以后，这道景观只能在历史的怀想中追忆了。

# 乐东黄流新民村：龙窑之火三百年不灭

文海南日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孙体雄



邢孔芳在用泥巴捏作陶器。  
苏庆明 摄

烧制陶器，在海南岛西南边陲的乐东县黄流镇新民村有着300余年的历史，世代相传，曾经是村民们谋生的主要手段。因制作工艺原始和技术滞后，龙窑出产的陶器早已无法跟新时代专业制作的同类产品相提并论，烧陶的手艺活儿正在被当地村民们所遗弃。

至今，村里仅有一座“龙窑”仍在点火。

### 从没变过的工艺

新民村坐落在名为金鸡岭山脚下225国道旁，是一个有着1600人的村庄。

现存陶窑位于村口对面一块平地上，隔着国道，共有3座。陶窑是用红砖砌成的。窑身修长，在20多米至40米间，一半藏身地下；地上宽2米、高1米左右，截面呈圆拱状，形如龙或虾背突于地面，因之得名龙窑；最前端是从下往上逐渐收缩的圆形烟囱，高出地面约3米。龙窑的旁边是土坯棚作坊，用于制作及存放陶器。

海南日报记者来访时很幸运，60岁的邢孔芳和妻子正在烧窑。两人守在窑边，不停地往窑身上8个巴掌大的火眼里添加柴火。通过孔眼，可以看到里面的熊熊火势，一件件陶器就身处其中。邢孔芳说，现在每两三个月才烧一次窑，平时就种田。

邢孔芳的作坊里摆了许多大小不一的罐、盆、杯、缸、瓮和烟函，有黑褐色带有些许光泽的成品，也有待烧的灰白色的半成品，摸起来尚可感知其黏性及柔软。

应记者请求，邢孔芳演示了一遍制陶的过程。他光脚坐到一块转盘边，将泥巴放到盘上，用双脚踩踏，又用双手捧起，加水后揉捏；再用双脚把转盘推转，将泥巴放回转盘中间进行塑形；泥巴逐渐转高，不到10分钟，已呈圆形陶罐模样。最后再用一小块木片，刮平还在转动的陶胚，以免胚体粗糙。

邢孔芳作坊后面，堆着一堆黏土，颜色如被火烧焦一样，这是制陶的原材料。曾经也开过陶窑的村委会主任邢孔义说，这种土叫什么，村民也不知道。挖来的黏土要经过浸、踏、过线等工序，使泥巴粘性强、细、没有沙粒，才

适合制陶。

黏土堆的旁边，是一口砖砌形如大锅的容具，盛放着灰色的釉。釉由草木灰、田地里撷取的釉料（也是一种泥土）、盐巴和水混杂而成。陶器成形干燥后有微孔，就用釉涂身，即“上汤”，保证光面，再放进窑里烧制。

邢孔义介绍，制陶和烧陶都有严格的要求。制硬了，容易烧裂；软了，容易烧扁。所以有时会依据不同种类用几种泥巴加以中和。烧窑时，要连烧两天，晚上也要守着；但到一定温度后要及时停止加柴。怎么判断？要把一根木柴伸进火眼，借着木柴的火光，看陶身是否发亮；如果发亮，说明温度已到。曾经有专家来访，测出这一温度在1200℃。

在新民村，烧窑的过程，全靠手工和经验，没有现代器具参与。望着邢孔芳夫妇添柴的背景，邢孔义说：“这是从祖上就传下来的工艺，材料也从来没变过，太原始了。”

### 曾辐射琼南地区

在过去，“原始”并不是问题。

据村民自发编纂的《新民村志》记载，新民村陶器的起源要追溯到300多年前。詹氏族一世祖有富公（1670—1731），从琼山县迁至此地，繁衍生息制作陶器，是新民村制陶的先祖。有富公开始在本村传艺，招收徒弟建窑灶。从此新民村40%的村民从事陶业，世代以陶业谋生，代代相传延续至今。

陶器与人们的生活时刻不能分离，挑水、煮饭、酿酒、煎药、盛

粮食、沏茶、喂猪、烧香、制作烟函等都要用到，因此，新民村出产的陶器也分门别类，应有尽有。在邢孔芳的作坊，我们还见到有的酒缸被粘上青蛙状的陶饰。邢孔义说，这就是黎族的“蛙哥”，是黎族民众崇拜的对象。像这样的陶器，是应黎族群众的需求而做。

“这个村缺少耕地，但这里的粘土和釉料很适合制陶，别的地方都很少见。”邢孔义说，这是新民村发展起陶业的独特优势。在过去，乐东、三亚、东方、白沙、昌江、琼中、陵水等琼南半部地区使用的陶器大部分都靠新民村供应。

因此这一特色产业，曾经帮助村民们生财。邢孔义说，上世纪上半叶，他的祖父就是靠这一行业起家，在黄流镇上买了块地建房，后来被日本侵略者烧掉。日本人战败后，祖父又依靠烧陶所获盖了新房。他说，新民村还有一个人人知晓的“笑话”：曾经有位村民算计好，每生产一个“蛙哥”酒缸可以赚6元，生产100个就可赚600元，非常可观。“他的算盘打得很好，但技术不行，全烧坏了，被全村人笑。”

解放后的集体化时期，私人家庭作坊式的生产不再被允许，能公开烧陶的只有生产队的两座。但实际上，为了生存，有人也私自建窑烧陶，大家心照不宣，集体出工回来后，你烧我卖，相互配合。但这一时期的窑，并不叫龙窑，叫灯笼窑，其窑身是直立的，宽约两三米，高四五米，空间较龙窑小；卖起来也比较辛苦，要挑担，远了就用牛车拉。

1980年代是新民村烧陶的春天。私人烧窑再次被允许，村



邢孔芳作坊内堆放的陶器，褐色发亮的为成品，灰白色的为未成品，将放入龙窑进行烧制。

苏庆明 摄



乐东黄流镇新民村邢孔芳的龙窑，也是该村最后一座尚在运行的龙窑。

苏庆明 摄

民们三五合伙，建起可一次性烧上千件产品的龙窑，并把这些窑顺序命名为一厂、二厂、三厂等。这时，新民村的陶器继续畅销琼南地区各个市县，一度还卖到琼海。邢孔义回忆，在1989年前后，新民村的烧陶产业达到巅峰，约有14座龙窑。村民们按订单制作，每半个月就烧一窑。

### 最后一座龙窑

如今，“原始”成了问题。

实际上，邢孔芳的龙窑已经是新民村最后一座依然烧制的龙窑。其余两座，有一座早已荒废成为遗迹，留下的烟囱在因挖土而成的巨坑中茕茕孑立，不易被发现；另一座属于村民邢水利的，今年刚刚被放弃，在荒草和杂树中诉说凄凉。

邢孔芳自己的窑，也身处艰难之中。正在烧的这一窑，大部分是累积几个月的订单，还有大小80件是老板跟他订做的，要拿去展览。虽说烧一窑能有上万元收入，但顶不住两三个月才烧一次。“要是经常有客户找我就好了。”他苦笑道。

龙窑的衰落，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。主要原因在于受到市场上美观耐用的塑料、金属制品的冲击；而龙窑的产品无论用料、设计还是工艺都没有变化，造型简单、风格粗犷，少有花纹图案，只能做到可用。

从那时起，本村内的龙窑逐渐熄火，被民居替代；而邢孔芳烧制的品种，也从最初几十种，降到如今6种以内，销售范围缩小至黄流镇周边，烧窑的周期则由过去的半个月延长到两三个月。

“我们这里的陶跟景德镇的无法相比，”邢孔义说，“人家那边用的是高岭土，我们的只是一般泥巴。人家烧出来的叫陶瓷，我们只能叫陶器。”

在过去，村里十多岁的后生就可以在父母长辈的熏陶指点下学习制陶，到接近20岁时已经能独当一面。如今烧窑没有前途，村里再无年青人对之感兴趣，曾经世代相传的技艺已经面临失传的局面。目前，村里掌握这门手艺的师傅不超过5人。邢孔芳说，“我家烧陶的第五代传人，但现在找不到第六代了。”

因为历史悠久，新民村的陶器具有一定收藏价值。村民收藏家老容说，历史上，在新民村建立前，已经有了烧窑活动。有专家鉴定，此处村存遗迹的古崖州窑有上千年历史，从中挖掘的陶器已被海南省博物馆和省民族博物馆收藏。现在乐东、三亚一些酒店也看中了手工陶器的艺术价值，偶尔跟邢孔芳订做。

龙窑还能继续抬头么？邢孔义说，或许可学习景德镇用高岭土制作陶瓷，也可以用这一民俗吸引游客。

但这一设想在目前也仅仅是设想而已。邢孔芳说，自己年纪大了，再干两年也干不动了。

这预示着，如果没有意外，新民村最后一窑的火，也将在不久后熄灭。■